

折花，月光下

1.

我垂著雙手，仰著頭，那個從天花板數下來第二列，從東邊數來第四行的位置，對我這樣一個一百六十公分出頭的女孩子來說，還算有些高度。當初靈骨塔小弟在為阿爸阿母說明塔位方向——坐北朝南，或坐南朝北時，阿母堅持一定要個朝北的位置，因為她不要阿妹死後還得受南風的苦，「帶煞的阿！」阿母說。

那靈骨塔小弟說，在一面牆上，就以人的水平視線直接看到的三排為最大位，費用也是最貴的。因為家族的人好祭拜，供桌推來，香一插，裊裊的白煙就飄在正中這些位置，「往生者看得到家人來拜，有保庇……」；至於那些頂天立地的幾排位置，就風水來說就不討喜，那小弟說：「幾千塊就有了！」

2.

新校園裡植物稀少得可憐，尤其花的品種更少，我突然懷念起國中校園的花花綠綠和屏東那彷彿帶著鳳梨香的陽光。

高中課業比國中難得多，新校園裡人才濟濟，同學彼此暗中較勁，我讓自己埋進書本裡，偶爾在西畫社的作業裡才難得喘息。

新校園能讓我心動的只有停車場旁的白色蔥蘭，那是在舊校園未曾見過的。它有六瓣，黃色花蕊，花朵只有半個手掌大，長得不茂密，不會讓人有壓迫感，挺立在稀疏的綠叢間反倒有那麼點惹人憐的感覺。我第一眼就喜歡上它，因為它的小巧玲瓏，因為它的純白脫俗，更因為它讓我想起在屏東泰山村的阿妹。



若是在這喧囂的城市裡想起她，我會摘一朵蔥蘭壓在日記本裡頭。

3.

泰山村，總瀰漫在一股鳳梨香裡。黃澄澄，是那裡的顏色；酸甜甜，是那裡的味道。

待在高雄幾乎一整個學期，好不容易盼到暑假才回家。我還是眷戀這裡。

我提著行李老遠就見到門口熟悉的身影，只是阿妹對我似乎有了份生疏，不再跑跑跳跳的迎接我。是長大了吧，我心想。

我從制服口袋裡掏出一朵花送她，我當然為她摘了朵蔥蘭，撥開耳際的頭髮，我將它插在阿妹的耳後。這些熟悉的動作讓我們墜入同樣的記憶，「阿姊……」，她喚著，我朝她的眉心一啄，我親愛的小公主阿！

西畫社必須交一張素描作業，我當然要畫阿妹，我要她戴著蔥蘭花讓我畫，就坐在門前的涼椅上。

阿妹因長高而拉長的身子看起來更加削瘦，及肩的長髮抹去她俏麗的童真，尤其畫到她那雙大眼睛時，赫然發現那眸子變得好深邃，遠望的眼神又加倍了憂鬱。

我把畫處理完最後一筆，抱起阿妹讓她趴在我的胸口，她流汗的臉頰印在我的胸口，那

種溫熱像是五年前我靠上阿母懷孕的肚子上的感覺，也像我將阿妹從醫院裡領出來時，貼在她小臉蛋上的溫暖。

4.

一直到國中，我都還算是個獨生女，阿爸和阿母都是做田的人，忙不完的。

我在學校成績好，是班長，又是模範生，鄰家小孩即使對我的特立獨行不滿，也不敢無禮，在家族裡也因著這些稱頭而未曾失焦。童年時的些許空洞，被這些微不足道的驕傲給充塞著。

有些節日，親戚們總要逗陣聚一聚，但是我不喜歡那樣的時刻，因為在噓寒問暖之間，都帶著相互較勁的意味。

依稀記得有個除夕夜，讓阿母困窘得不想團圓。

5.

「大慶啊！阿公尙疼你，阿你這次考得安怎？第幾等？你有什麼問題儘管去問你堂姊，筱玫會讀冊，班長呢！」阿公問我的大表弟。

潘大慶是二叔的大兒子，聽阿爸說在學校是問題學生。

「子龍啊，你跟美惠何時生一個金孫給我抱，你看你二弟子豪的兒子攏這恁大漢。你是大兒子，筱玫生一生就不生了喔？這樣不行，咱潘家香火要旺，就看你。」「美惠啊，我替你弄的中藥有在喝無？」阿嬤不耐煩的問著阿母。

那個除夕夜，自各地來相聚的二叔、四叔和未嫁的小姑都住在屏東鹽埔阿公家，阿爸阿母和我也被要求留下。

在狹小的房間，我透著棉被聽見阿母的啜泣聲，悲傷的、不斷的、壓抑的。

6.

那種低氣壓在端午節的時候就消散了，伴隨自嘴角溢出的糯米香，阿母咧著嘴告訴我：「筱玫，你就要有小弟了。」

阿母說，元宵那時去檢查就有身孕了；今天早上再去醫院做產檢時，醫生說這個胎兒腳夾得緊緊，無法看到下體，但比例比較重又比較大，而且胯下又有黑影，應該是查埔。

阿爸說，以後莫惹阿母生氣，免得動了胎氣，放學早點回來做家事，莫在外頭野。莫在厝裡釘釘子，莫在房裡剪東西。

阿母說，要做大姊了，要會多想，放學後制服、皮鞋要馬上換下，以免穿太久容易破，中午在學校的營養午餐要吃多一些，免得晚上回家吃太多；以後多一個人，錢要省一些，一分一角都要花在刀口上。潘家世代都是做農的人，沒多的錢可胡亂花用，咱們做查某的，細漢在厝幫厝省，大漢嫁奩幫奩儉，要會想。

7.

九個多月是漫長的等待，我總是隔著阿母的大肚皮試圖尋找在層層脂肪後的心跳聲，肚皮的溫熱將我的思緒發酵成一個個我和小弟一同嬉戲的畫面。

阿母要生的那個夜晚，我一點忙也沒幫上，阿爸用電話筒急切地喚著二叔開汽車來載，阿母在床舖上痛苦哀號。

躺在床上聽見二叔汽車的引擎聲靠近又走遠，我的情緒被帶入高潮，期待的巔峰。



8.

我以為迎接一個新生命的誕生，會盈滿所有人的喜悅及祝福；然而二叔卻告訴我：「阿母生的是查某，妳阿妹的大腿內側有大胎記，醫生看錯啦。你甘知查埔、查某差很多，你阿母已經回去茄定娘家，無面待在醫院，也無面給你阿嬤坐月子。你阿嬤暫時把阿妹託醫院的育嬰機構照顧，一個月之後領出來，再拜託阿嬤顧或是讓你阿母的後頭厝顧。」

「你阿母和你阿嬤都可憐，嫁來潘家就要拚命生子，好在你阿嬤生到一個查埔，若是你阿母就沒那麼好運，之前已經拿掉兩個女胎，這次又……」二叔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

9.

那是一個悶熱的下午，雖然是冬天，但對一個北回歸線以南的熱帶地區來說，只是在無袖襯衫外加件薄外套的差別。我到醫院找二嬤，她在那裡當護士，她幫我填了一些資料後就讓我把阿妹領回去。

當我抱著那只有半個手臂長的女嬰行走在一排欖仁樹下時，熱血在我的身子裡竄流，不只因為那無邪的臉孔滌淨我對大人世界的疑惑，不只因為她是我盼了十多年的玩伴，不只因為她那清澈的眼睛彷彿看透了我的渾沌，更要緊的是，她觸碰到樹下篩落的光點時，細薄的嘴唇因溫暖而揚起滿足的微笑，那笑容是上天給予的。是的，她是陽光女兒。

阿嬤勉為其難的答應白天來我們家照顧阿妹，而晚上就換我接著照應。阿爸晚上又去兼了一些粉刷、工地的零工，常常都是接近十二點的時候才回來；阿母坐完月子就回來了，只是這回她的身子大不如前，再也做不起田裡粗重的工作，只能向巷口的鳳姨麵攤討些工作。

在濛濛亮的清晨裡，兩個黑影一起摸黑乘著摩托車去做田的畫面，只能追憶，在夢裡。

只是阿母連做個好夢的機會也沒有，總是全身沁著冷汗陷入黑色夢魘，然後抓著一旁未能入睡的我呻吟，「我力不從心，我力不從心啊……」

10.

那三年，我總是一放學就奔回家找阿妹，阿嬤會讓她坐在門前的大涼椅上等我，若是從遠方看見我了，等不及套上拖鞋，就赤著兩片小腳丫搖搖擺擺跑過來環住我的膝蓋，小臉蛋在我的腿上磨蹭，然後吱嗚說著：「妹妹在這裡，妹妹在這裡……」我一把將她抱起，從口袋掏出在學校裡摘的花，有時是波斯菊或玉蘭花，有時是馬纓丹或長春花，四時之景不同，帶給她的花也不相同。我將花夾在她的小耳朵後，她白皙的皮膚和濃密的黑短髮，總為繽紛花兒添上一幕最美的背景，那花甚至比在花叢時還要美，因為它還沾染了阿妹的靈氣。人比花嬌，我老是為阿妹的美麗所震懾，我說，妳真是我的小公主。



阿妹與我不像，她遺傳到阿母多，除了擁有在南台灣也曬不黑的白皮膚外，還有一份令人著迷的陰柔。阿母的結婚照裡有她蓄著長髮的樣子，光滑的青絲在風中飛揚，與其說她標緻，不如說有股非凡的氣質充塞在柳眼娥眉間。阿妹也有一頭細緻的短髮，若是留長的話，一定也很好看。

11.

國中的畢業典禮，沒有人來參加，領個縣長獎的獎狀和禮物對我來說根本就是累贅，因為我心裡惦記的，只是能拾取幾朵木棉花給阿妹。

木棉花的美，不是單獨一朵拿在手上時就能表現出它的韻味的，它需要一片空地襯托，

才能表現出墜落的零星木棉花點綴其上的無奈和惆悵。於是我決定帶阿妹來校園，陪我走一段成長門檻的喜悅。

木棉步道上，我卻不見阿妹臉上有一絲笑容，若是平常在這樣的美景當中，她應該是又叫又跳得哈我的癢，或是與我一同高歌，然而她卻沉默。

「阿妹，你不高興啊？阿姊要畢業啊。」我拍拍她的頭問。阿妹只是沉默。

「你不喜歡木棉花啊？」阿妹搖搖頭。

「校長今天有送阿姊禮物喔，妳要看嗎？」阿妹搖搖頭。

如此靜默的走了一圈校園，我們坐在後操場的草坪上。或許是最後一次坐在這塊草地上享受這青草的香氣，我躺下，想讓我的全身記下這屬於我青春的味道。

我是我，我是潘筱玫，我應該變成怎樣的人呢？

時間彷彿靜止在問句中，靜止在這樣的茵茵草地。

「阿姊，阿姊……」阿妹將我喚醒。她手上拿著用藤蔓串成的木棉花圈。

「阿爸說你要去高雄唸高中，不住家裡了。」阿妹的眼眶和鼻頭都紅紅的，像是剛哭過。我在瞬間明白，阿妹的沉默是因為不捨，不捨我離家住校。我心愛的阿妹，在這樣別離的時刻，我竟沒有想到她，沒想到同我一樣敏感的阿妹的心，我自責只是逕自想到自己，只注意到蛻變的自己。

「阿妹，我有空還是會回家，一定會回家。」這是我們的承諾。我套上花圈，制服白上衣配上木棉花的橘真是好看。鼻頭一陣強酸，我明白此刻的我才完成生命的典禮——要有阿妹，我的生命才能完整啊！

我牽著她的小手，在被金色餘暉籠罩的蒼穹裡，漫步。

阿妹說，阿姊到哪裡都不打緊，只要記得帶小花回來就好。

12.

這趟回家也沒能待太久，因為學校的輔導課和西畫社的活動讓我在一個禮拜後又回到高雄。

不習慣繁榮市街，常常一個人，就散步到學校對面的國軍英雄館門口晃晃，倚著欄杆，望著車潮，往往，就是兩三個小時。

我自詡為鄉下小孩，有一顆質樸而寧靜的心，不管在哪裡，永遠掛念陽光在身體上奔跑的溫熱，那種溫熱足以讓我升空，讓我自由。

高雄的陽光也烈，卻烈得讓人頭昏眼花。

今年的夏日南風不只帶來燠熱，還帶來了傳染病。

然而高中這個年紀，正當無所畏懼，同學們照常逛街、外出，卻沒見誰染了病回來；電視、報紙也說這波腸病毒是孩童較易感染，普通民眾大可不必太緊張，只要注意飲食衛生，少到公共場所就能預防。

這波傳染病並未引起恐慌，倒是學校依著政府的政策，在廁所裡增設肥皂。

13.

一個週末的中午，室友們去愛河附近的地下街逛逛，我站在落地窗前翻閱著文森梵谷的畫冊，看他一生對繪畫的癡狂、一生不為人知的寂寞，除了流淌於濃烈的色調和大膽的筆觸之外，只有弟弟西奧能夠傾聽這樣天才式的無奈。兄弟間的信件來往是對生命悵惘的宣洩，西奧對文森的接濟和鼓勵也是無所保留的。「唐吉老爹」這幅畫是文森繪於兩兄弟同住在巴黎

公寓時，背景色彩華麗，連人物也些微揚著嘴角微笑。或許巴黎時期帶給文森的，還有手足之情的快樂。

文森的死，讓西奧在一年後抑鬱而終，兩兄弟的墓並列在奧維。

敞開的窗子送進南風，我想起阿妹倚在涼椅上的削瘦身影和那雙靈波閃閃的大眼睛。

14.

這天晚上我的心情很浮躁，一直到凌晨一點多才把書唸完。我用指腹按著眼睛，享受夏夜的靜謐，然而電話卻急切的響起。

「你是潘筱玫嗎？」「阿母，怎麼是你？你怎麼打電話來？」我問。

「筱玫，阿母給你講，你……你阿妹去了，她煞到腸病毒，死了。」阿母的聲音好微弱，微弱到讓我聽不清楚後面的句子，但阿母的哭聲使我不想再問，也不敢再問，直到最後一枚銅板落入電話機中。

我沒有哭，只是偷偷跑出宿舍到學校的停車場，摘下我視線看得到的蔥蘭，一朵，兩朵，三朵……。沒有人會知道，捧著滿手的蔥蘭是怎樣的感覺，尤其在月光下，蔥蘭真的好美。

15.

阿妹的靈堂設在殯儀館，小小的，很不體面。

阿妹從沒照過相，我說我畫過她的肖像，可以當遺照。

趁著阿爸阿母在燒紙錢的時候，我偷跑到化妝師那裡。阿妹躺在一個臺子上，化妝師已剪去她的上衣和褲子，那件紅格子襯衫擺在地上，阿妹裸露的身體好瘦，關節突出，尖得可以刺人。阿妹的右手臂上多了三個小紅點，是針孔吧，我想。

若不是她大腿內側的那塊大胎記，我絕對不會承認她是阿妹；若不是那塊大胎記，阿妹也不會死，因為她根本不會被生下來。

他們幫阿妹洗身，幫阿妹化妝，幫阿妹穿上一件全新的粉紅色洋裝。那是二孀送阿妹的，阿妹說她要明年的大年初一穿，但今天不是初一啊！

另一個化妝師推進一個木箱子，那就是阿妹的棺材，用五片木板釘成的盒子，只差最上頭的木板尚未釘上而已。他們在裡頭鋪上冥紙，便把阿妹放進去，但她太瘦，剩下的空間就用紙蓮花來補。「補緊了，才不會在裡頭撞來撞去。」化妝師說。趁大家不注意，我從制服口袋裡掏出滿把蔥蘭，塞進阿妹的蕾絲口袋。

時辰一到，要蓋棺了，長釘子釘進木板，也釘在我的心頭上，一記，又一記……。

從殯儀館到焚化場再到靈骨塔，我沒有哭，也不說話。

16.

我的小公主啊，阿姊跟妳講，阿姊只跟你講，月娘娘下的小蔥蘭，就像妳靈波閃閃的大眼睛。



